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蟾宫折桂

剑亭著
上



劍亭著

蟾宮折桂
上

延邊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卫擎宇自幼被异人收养传功，异人猝逝，留下遗嘱，卫擎宇遵嘱下山寻找异人的“心”。

途中，卫擎宇按乾坤三怪之设计，假扮玉面神君之子前往栖凤宫，不期竟与之未婚妻兰梦君相遇，一番假戏真作，竟盟真情。粉蝶三郎因垂涎兰梦君及栖凤宫总管晋天雄之妻黄清芬，大闹栖凤宫，被卫擎宇将双臂卸下。晋天雄临终前将黄清芬托付给卫擎宇。

东海老魔率众为爱徒粉蝶三郎复仇，被卫擎宇击败。黄清芬趁机偷走玉心。凤月仙姑因嫉妒将一瓶媚药谎称解药送给追寻黄清芬的卫擎宇，使卫同黄清芬结下合体之缘。

一个意外的机会，卫擎宇知道了自己是玉面神君之子，兰梦君是自己的未婚妻，而黄清芬与晋天雄则是表兄妹假扮夫妻，大怒之下，误以为中了黄清芬

的圈套，忿然离去。

麟凤宫中，卫擎宇的婚礼热闹而隆重，可是，天坤帮中黄清芬却以泪洗面。

在表妹柳鸣蝉的帮助下，卫擎宇揭开了风月仙姑的阴谋，也明白自己误会了黄靖芬。不期柳鸣蝉竟在妒意驱使下，强拉着卫擎宇前去找黄靖芬比剑。

天坤帮中，卫擎宇与黄清芬历尽曲折重相对，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麟凤宫中的婚礼大典再次举行，可是这次的新娘子却有三人之多。

目 录

第一章	黄绒小轿	(1)
第二章	俊侠出浴	(2 6)
第三章	撑舟渔女	(5 1)
第四章	八卦玄楼	(7 7)
第五章	粉蝶三郎	(103)
第六章	巨剑古篆	(128)
第七章	莲荷绣巾	(155)
第八章	东海魔影	(180)
第九章	走入刀丛	(206)
第十章	天梯飞纵	(231)

第十一章	金刚头陀	(249)
第十二章	雪白梅香	(282)
第十三章	佳人在怀	(308)
第十四章	龙凤呈祥	(334)
第十五章	遗书揭秘	(359)
第十六章	玉心玉心	(385)
第十七章	朱砂画剑	(412)
第十八章	岛主离宫	(438)
第十九章	骏马狂嘶	(464)
第二十章	峰回路转	(501)
第二十一章	银装玉女	(517)
第二十二章	图穷匕见	(542)
第二十三章	穿花蛱蝶	(569)
第二十四章	索秘蓝衫	(595)
第二十五章	移花接木	(622)

第二十六章	画舫笙歌	(648)
第二十七章	黄山论剑	(674)
第二十八章	鱼龙混杂	(700)
第二十九章	谁是盟主	(727)

第一章 黄绒小轿

斜阳西下，彩霞似火，映得卧牛山抚琴岭下的一片广大枫林，也恰似一片熊熊烈火。这片广大无际绵延数里的枫林，正是卧牛山远近闻名的赤枫壑。

赤枫壑中古枫数千，秋霜尽赤，每当夕阳斜下，更是艳如火海，格外显得绮丽、壮观、醒目。

赤枫壑不但为武林黑白两道的英侠雄豪所常道，就是方圆百里的百姓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因为，这个风景如画的所在，早已被人们说成了恐怖骇人、离奇神秘，令人望而生畏、临而却步的地方。

据传说，多少年来没人敢跨进赤枫壑一步，甚至没有人敢进入卧牛山深处打猎，也没人敢冒险进入一试，如果有，也必是不平凡的人物。

不错，现在正有一批不平凡的人物，踏着将临的暮色，沿着崎岖的荒径，极谨慎地向着赤枫壑接近。

这一行人众不下二三十人之多，男的一式劲衣带刀，女的则个个云裳背剑，在一顶精致的小轿两边，尚有一个明媚少妇和一位六旬上下的老婆婆。

由于山道崎岖，也许是他们内心胆寒，只见他们愈接近

枫林边缘他们的步履愈慢。

随着他们的蠕蠕向前，渐渐看清了他们的衣着和面貌。

当前和轿后的二十几名带刀壮汉，一式黑缎劲衣，头戴八角壮士帽，浑身白锁扣腰系银丝带，个个足登抓地虎鞋。

中间护轿的十数女婢，更是个个衣着艳丽，人人色彩不一，俱是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燕瘦环肥，各具其美。

明媚少妇背插着鸾凤双刀，一身亮缎玫瑰红，生得是柳眉大眼，黑白分明，纤腰肥臀，高耸酥胸，但她的嫩白娇靥上，却冷冷冰冰，没有一丝笑容。

老婆婆是一头银发满脸的皱纹，一袭天蓝褂，下着黑长裙，手里拿着一根乌黑发亮的铁拐棍，双目启闭间，冷芒闪烁，炯炯有神。

黄绒小轿，深垂金丝竹帘，看不清里面坐的是千金小姐、青春少妇，还是鸡皮鹤发的老夫人。

这一行人众，直到走至枫林不远的一处破庙残垣前，才悄悄地落轿停下来。

只见那位一身鲜红劲衣，背插鸾凤双刀的明媚少妇，俯身向轿内说了两句话，接着把轿帘掀起来。

轿帘一掀，艳光四射，让人不由目光一亮，就是满山的绮丽景色，似乎也顿时大失光彩。因为，坐在黄绒小轿内的人儿，竟是一位美如西子，貌似玉环的绝色少女！

绝色少女云髻高挽，乌如墨染，上插含珠金凤，鬓缀黄绢珠花，身穿米黄罗衫，外罩鹅黄无袖长襦，腰系一条金丝鸾带，缀了一对万福佩，生得黛眉凤目，琼鼻樱口，绡唇一笑，露出一线洁白如玉的贝齿。

尤其，她那张鹅蛋形的嫩白面庞，红润可爱，吹弹可破，

未言不笑就有一对令人陶醉的梨窝！

护卫四周的女婢男仆，纷纷躬身行礼，由于每个人的嘴唇同时牵动，想必是对那绝色少女有什么尊贵的称呼。

手持鸠头铁拐棍的老婆婆，赶紧望着轿内的绝色少女说了两句话，同时举起拐棍儿指了指抚琴岭的半岭枫林中。

黄衣绝色少女，微探螭首，闪动凤目，循着老婆婆的拐棍儿向半岭上看去，神情显得十分关切。

这真是一幅绝美的艳女观山图。少女的一颦一动，都令笔钝词拙的人无法形容她，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落雁沉鱼闭月羞花吧！

由于老婆婆的举杖一指，大家才突然发现半岭上的枫林中，尚有一间破旧茅屋。

茅屋上落满了枫叶，门窗全被枫树遮住了，如非老婆婆举杖指出，实在无法看得清楚。

随着那些人的静静观看，红日渐渐落山，晚霞灰暗，苍芒的暮色也在不觉中笼罩了赤枫壑。

但是，随着暮色的降临，却发现了茅屋中，竟有一点微弱灯光透出。

显然，那间破旧茅屋中，尚住着有人。

不错，那是一个年轻人，看来不满二十岁，虎眉、星目，挺直的胆鼻，英挺白润的面庞上积了一层泥垢，看来倒有几分像个要饭的花子。

尤其，他系在发髻上的蓝巾缺了一角，褪了色的蓝衫也破了数处，只有他那双洁白的手，也许能证明他不是穷家帮的人。

蓝衫少年并没有秉烛读书，看样子他似乎正在那里苦

练一种功夫。

他脚下不丁不八地站在茅屋的一端，两臂微圈，双掌交错，十指弯曲如钩，根据他的十指微微颤抖，他的双掌上，显然贯满了劲道。

他那特富男性美的双唇，闭成了一个下弯的弧形，虎眉飞剔，星目闪辉，正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身前五尺、横系梁上的一张三尺大白纸。

在屋外远远看到那点微弱灯光，就放在白纸的后面，茅屋另一端的破旧竹桌上。

那是一个铁钵，里面装满了鹿油，一根绵线灯蕊，燃着寸长的火苗。

只见蓝衫少年，伸出右掌，缓缓向透在纸上的火苗抓去，看来十分用力。

把臂伸直，接着又徐徐后立，同时也徐徐蜷起弯曲如钩的五指。

只见破竹桌上的灯苗，竟随着蓝衫少年的收掌之势，徐徐向白纸方向倾斜，倾斜，火苗越拉越长。

蓦见蓝衫少年一声大喝，猛力收拳，噗的一声，火苗立灭，屋内顿时暗下来。

蓝衫少年神色一喜，急忙奔至白纸近前，仔细一看，白纸纹丝没破，完好如前。

只见他呆呆地望着那张白纸，突然哈哈大笑道：“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把它练成功了！”

了字出口，急忙反身，右臂也同时兴奋地甩向身后。

只听“轰”然一声大响，茅草横飞，尘烟激扬，碎石破空带啸！

蓝衫少年神情一呆，急忙一看，茅屋的半边山墙已经不见了。直到屋外的尘烟飞逝，碎石落地，他才望着屋外一片残折的枫树，悚然一惊，似乎想起什么，急忙向着中间的一张方桌前奔去。

那张方桌上并没有什么陈设，仅放着一块较为平扁的石头，但是那块石头上，却刻着“师父之灵位”五个字，看那字迹，显然是以大力金刚指法刻上去的。

蓝衫少年痛哭失声，他抬起头来，望着那块石头，哭声道：“师父，您老人家留下来的武功字儿全部练成了，现在仪遵您老人家的遗嘱，武功练成，片刻不留，字儿现在马上就下山去了！”

说罢俯身，连叩四叩。

他直起身来，继续哭声道：“师父，字儿此番下山，纵然粉身碎骨踏遍天涯海角，也要把您老人家失落的‘心’找回来！”

说罢起身，他又抽咽着低呼了两声“师父”，才举袖拭泪，毅然转身，如飞纵出屋门，直向岭下奔去。

这时天色几近暗下来，但附近的地形山势仍清晰可见。

蓝衫少年的星目中仍噙着满眶泪水，虽然视线模糊，但他路径熟悉，飞奔在枫林间，一如狂马疾驰。

他一面向岭下飞奔，心中仍一面想着他死去的师父，他虽然向师父学了不少武功，却不知道他的师父是谁。

这可由茅屋方桌上的那块扁石得到证实，他既不知道师父的绰号，也不知道师父的名讳，甚至不知道他师父是哪里人氏。

蓝衫少年眼看奔至岭下，突然发现眼前的地面上有了

亮光，而且，数以千计的枫树，也再度鲜红如火起来。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心头一震，急忙刹住身势，回头一看，只见半岭上火焰飞腾，浓烟升空，他住了数年的那间破旧茅屋，突然起火了。

一股怒火，突然而起，他怒哼了一声，转身再向半岭上驰去。

前进不足数丈，蓦见前面枫树下的一块青石上，赫然刻着两行十个大字，定睛一看，竟是“低头猛下山，切忌回头看！”

蓝衫少年悚然一惊，顿时想起了师父的临终遗言，于是猛然转身，再向枫林外飞身奔去。

想到供他度过了无数凄风苦雨的日子和漫漫长夜的茅屋，这时突然起火焚毁，这不但令他感到伤心，也感到十分迷惑。

他实在想不通，数年来一直相安无事，何以在他功成离开的片刻之后，茅屋突然起了大火！

继而一想，恍然似有所悟，显然是有人前来故意纵火。

一想到有人故意纵火，心头怒火也随之突然而起，他恨不得马上转回现场，将那人力毙当地。但是，他不敢违背恩师的遗言，他认为师父的遗言，很可能与现在的火烧茅屋有关。

他穿林钻隙，低头狂奔，只觉得左右枫树后倒，脚下枯枝败叶旋飞。

蓦然一阵凉风袭面，空气同时一新，他已奔出了壑中的广大枫林。

也就在他奔出枫林边缘的同时，前面数丈外，突然响起

一声大喝：“什么人？站住！”

狂奔中的蓝衫少年心中一惊，急忙刹住身势，但他的身体却依然是狂奔的架势。

他原本是低头狂奔，这时却把头垂得更低了，他不是怕别人看到他泥污的脸，而是怕别人看到他眼中的泪水和满脸的泪痕！

因为他是一个男子汉，有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不能让别人看到他哭，虽然下面还有一句“只缘未到伤心时”来减低他这时的难堪。

他虽然低着头，做着一腿在前一手在前的狂奔姿势，但他抬抬眼皮，仍可看到数丈外一双一双的抓地虎鞋，他知道，挡在他前面的，至少有十几个壮汉。

接着是另外一个壮汉怒声大喝道：“你是什么人，胆敢在此胡冲乱闯？”

蓝衫少年急于下山，加之满腹的怒火，立即一挥右臂，厉声道：“闪开！”

接着是第一个大喝的那人，怒声道：“好个大胆狂徒，也不抬起头来看看轿子里坐的是谁……”

蓝衫少年未待那人说完，再度猛地一挥右臂，更加凄厉地喝道：“闪开，我叫你们闪开！”

前边略微一静，想必是互打招呼或向什么人请示，接着一人怒喝道：“不给你一些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厉害！”

害字出口，一个魁伟人影如飞扑至，呼的一声，一拳当头打来。

蓝衫少年顿时大怒，哼了一声，旋身跨步，头也不抬地挺掌挥出。

嘭的一响，接着是声惨叫。那道扑来的魁伟身影，又翻翻滚滚地飞回去了。

一阵吆喝，人影闪动，七八个壮汉纷纷向那个翻滚身影扑去。

由于事出突然，扑救不及，“咚”的一声跌在残垣前的草丛里，滚了两滚，再没有吭气。

这时，坐在黄绒小轿中的绝色黄衣少女，看得娇躯一震，黛眉轻蹙，似乎有些胆怯地看着仍在那里低头拉着挥掌架势的蓝衫少年。

背插鸾凤双刀的红衣明媚少妇看得神情一呆，娇靥上立罩霜意。

手撑乌黑发亮铁拐棍儿的白发老婆婆，冷冷地望着蓝衫少年，满布皱纹的老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那些彩衣背剑的护轿婢女，个个张着小嘴发呆，似乎也吓傻了。

这时扑救伤者的几个壮汉，已将那人的身体在草丛中翻转过来，大家低头一看，其中一人立即惶声道：“启禀于奶奶，脉搏微弱已经晕死过去了！”

被称为于奶奶的老婆婆，依然冷冷地望着低头拉着架势的蓝衫少年，对壮汉的报告理也不理。

但是，一身鲜红劲衣的明媚少妇，却柳眉一剔，嗔目娇叱道：“擅出重手，欲置人死，这种心狠手辣之人，万万留你不得！”

说话之间，寒光连闪，“唰唰”两声中，背后的一对鸾凤刀已横在身前。

轿中的黄衣绝色少女一见，花容大变，脱口低声阻止

道：“晋嫂！”

那声音太低了，低得恐怕只有明媚少妇一个人听到。

但是，仍在那里低头作着挥掌架势的蓝衫少年，却怒声道：“要她过来，小爷要把她的心挖出来！”

明媚少妇一听，娇靥罩煞，娇躯微抖，不由气得娇叱道：“你……”

想是气极了，你字出口后竟不知道再叱喝什么。

但是，把话说完的蓝衫少年，却低着头，有力而缓慢地伸出弯曲如钩的右手，正贯满了劲道，向明媚少妇站立的位置抓来。

被称为于奶奶的老婆婆一见，面色大变，脱口怒叱道：“滚，要滚快滚！”

蓝衫少年并没有快滚，他依然缓缓地收了功力，头也不抬，飞身向山下驰去。

他飞身纵过的同时，却听到“叮当”两响双刀落地的声音，以及明媚少妇的娇喘吁吁道：“于奶奶……我的心口……我的心口好闷哟！”

蓝衫少年飞身狂奔，速度惊人，是以，那位明媚少妇又说了些什么，他已无法听到。

他这时的心里，似乎已忘了方才发生的事情，他想到的只是师父的遗言，“低头猛下山，切忌回头看”。虽然这些石桩都是他自己安装的，上面的字也是他以大力金刚指法刻上去的，但是，那却是师父命令他做的。

蓝衫少年一想到师父的遗言，顿时想起被焚的茅屋。

于是，心中一动，立时想到了方才拦阻他的那些人。

是以，急忙刹住身势，脱口自语道：“是他们，一定是他

们，茅屋的那把火，一定是他们派人去烧的！”

心念至此，突然转身，心头立泛杀机，他决心要将那些人悉数掌毙当地。

但是，就在他突然转身之际，心灵深处立即响起他师父的遗言——低头猛下山！

蓝衫少年懊恼地一跺脚，转身再向山下驰去。

但是，他心里却安慰自己说，暂时放过他们，总有再碰到他们的一天。

可是，继而一想，连他们是疤麻瞎瘸，黑白胖瘦都不知，将来就是碰上了还不是不识！

这时他内心的懊悔，绝非外人所知，仅能在他突然施展轻功，恰似一只掠地而飞的大鹏时，去体会他的心情。

一阵飞驰，不觉已出了山口。

只觉夜空高远，繁星满天，东南天际，现出灯火点点，那里显然是座大镇甸。

蓝衫少年一看到十数里外的那片灯火，肚子突然饿了，这时他才想到，从午前到现在，滴水未进，粒米未餐呢。

由于腹中的饥火，他的身法更快了，只见东南天际的那片大镇甸，随着他快速惊人的身法，愈变愈大，终于到达了近前。

蓝衫少年距离镇口尚远便收了身法，因为这时镇上夜市正盛，两街灯火辉煌，人群摩肩接踵，酒楼上锅勺叮当，猜拳行令，茶肆间嘹亮歌喉，笙笛竹丝，加上街上的喧嚣人声和小贩的叫卖声，乱成一片。

蓝衫少年一进镇口，立即引起了街人注意。尤其当他走在人群中时，更是人人侧目，纷纷躲避，显然是怕蓝衫少年